

思

問

錄

思問錄內篇

船山遺書三十

衡陽王夫之譚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性之善徵矣故以言徵性善者

性知

乃知善不易以言徵也

必及乎人而後得之誠及乎此則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道義之門啟而常存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流惕側隱乃枯亡之餘僅見于情耳其存不常其門不啟或用不逮乎體或體隨用而流乃孟子之權辭非所以徵性善也

目所不見非無色也耳所不聞非無聲也言所不通非無

義也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知有其不知者存則
既知有之矣是知也因此而求之者盡其所見則不見之
色章盡其所聞則不聞之聲著盡其所言則不言之義立
雖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以致之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
之此聖學異端之大辨

目所不見之有色耳所不聞之有聲音所不及之有義小
體之小也至于心而無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
焉耳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心者天之具體也

知仁勇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然禽獸亦與有之矣禽獸
之與有之者天之道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也近

平勇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入之道也故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矣近者天人之詞也易之所謂繼也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以此躋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

太虛一實者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用者皆其體也故曰誠之者入之道也

無極無有一極也無有不極也有一極則有不極矣無極而太極也無有不極乃謂太極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行而後知有道道猶路也得而後見有德德猶得也備天下之用給天下之得者舉無能名言之天曰無極人曰至善

通天人曰誠合體用曰中皆贊辭也知者喻之耳喻之而後可與知道可與見德

天不聽物之自然是故網緼而化生乾坤之體立首出以屯雷雨之動滿盈然後無爲而成若物動而已隨則歸妹矣歸妹人道之窮也雖通險阻之故而必動以濟之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若明于險阻之必有而中虛以無心照之則行不窮而道窮矣莊生齊物論所憑者照也火水之所以未濟也未濟以明測險人道之窮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廢然無動而靜陰惡從生哉一動一靜闢闢之謂也絳闢而闢絳闢

而闔皆動也廢然之靜則是息矣至誠無息況天地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靜之有

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愠靜也動之靜也靜存植立即其動喑然若喪其耦靜也廢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能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竅而心死矣人莫悲于心死莊生其自道矣乎

在天而爲象在物而有數在人心而爲理古之聖人于象數而得理也朱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于理而立之象數則有天道而無人道疑郊

乾以易知惟其健也坤以簡能惟其順也健則可大順則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可久則賢人之業久大者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易簡者天地之道非人之能也

知至至之盡人道也知終終之順俟天也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人道之所自立故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所以立人道也非躍而欲躍以強合乎天體非潛而欲潛以委順而無能自紀人道不立矣異端以之

誠斯幾誠幾斯神誠無爲言無爲之有誠也幾善惡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無爲而誠不息幾動而善惡必審立于無窮應于未著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神也

用知不如用好學用仁不如用力行用勇不如用知恥故曰心能檢性性不知自檢其心

莊周曰至人之息以踵眾人之言動喜怒一從膺吻而出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引其息于踵不亦愈乎雖然其多廢也浚恆之內也五官百骸心腎頂踵雷雨之動滿盈積大明以終始天下之大用奚獨踵耶

過去吾識也未來吾慮也現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齋齋以此而生其際不可紊其備不可遺嗚呼難矣故曰爲之難曰先難泯三際者難之須臾而易以終身小人之微幸也

乾稱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善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思健順之難肖也

不畏心之難操則健不疑理之難從則順

力其心不使循乎熟引而之于無據之地以得其空微則必有慧以報之釋氏之言悟止此矣覈其實功老氏之所謂專氣也報之慧而無餘功易也爲之難者不然存于中厯至隨而不舍温故而知新死而後已雖有慧吾得而獲

諸

勇者曾子之實體也樂者顏子之大用也藏于無所用體

之不買者多矣見于有所用用之而不大也久矣
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爲天子被袵衣鼓琴二女果
若固自之以處生死視此爾終日乾乾夕惕若故無不可
用也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則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
載近取諸身飲食居處富貴貧賤兼容並包而無疑也非
此而欲忘之卑者不可期月守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
下愈入于僻矣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人之天道也繇仁義行以人道率
天道也行仁義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非能盡夫人之所
以異于禽獸者矣天道不遺于禽獸而人道則爲人之獨

蘇仁義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自然云乎哉

陰禮陽樂禮主乎減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
爲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幾也禮
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知此則太極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敘非有以生之則條理
不成秩敘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敘非幽謐闕寂之爲靜
可知嗚呼靜之所生秩敘之實森森乎其不可斲而孰其
見之

天者道人者器人之所知也天者器人者道非知德者其
孰能知之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相在爾室尙不媿于屋漏

非視不見聽不聞體物而不可遺者乎天下之器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人道之流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故曰天者器人者道

人欲鬼神之精粕也好學力行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甘食悅色天地之化機也老子所謂猶橐籥動而愈出者也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萬物自效其芻狗爾有氣而後有幾氣有變合而攻取生焉此在氣之後也明甚告子以爲性不亦愚乎

天之使人甘食悅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違其仁去禽

獸不遠矣

有公理無公欲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公矣天下之理得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以其欲而公諸人未有能公者也即或能之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

風雨露雷之所不至天之化不行日月星之所不至天之神不行君子之言天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倒景之上非無天也蒼蒼者遠而無至極惡庸知之哉君子思不出其位至于神化而止矣

神化之所不行非無理也所謂清虛一大也

張子神化之

所行非無虛也清虛一大者未喪也清受濁虛受實大受
小一受蹟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亦理存焉耳函此以爲
量澄此以爲安濁而不滯實而不塞小而不煩頤而不亂
動靜各得其理而量不爲詘則與天地同體矣若必舍其
神化之迹而欲如倒影以上之天奚能哉抑亦非其類矣
神化者天地之和也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則否
矣仁智者貌言視聽思之和也思不竭貌言視聽之材而
發生其仁智則殆矣故曰天地不交否思而不學則殆
五性感而善惡分 周子 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天下之
惡無不因乎善也靜而不睹若睹其善不聞若聞其善動

而審其善之或流則恆善矣靜而不見有善動而不審善
流于惡之微芒舉而委之無善無惡善惡皆外而外無所
與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身心爲一而判然無主未流
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悲夫

善惡人之所知也自善而惡幾微之介人之所不知也斯
須移易而已故曰獨

不學而能必有良能不慮而知必有良知喜怒哀樂之未
發必有大本歟精存理翕氣存誠庶幾遇之墮氣黜精以
喪我而息肩者不知有也

能不以慕少艾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能不以羊鳥

之孝孺蠅之忠事其君父乎而後人道顯矣順用其自然未見其異于禽獸也有仁故親親有義故敬長秩敘森然經綸不昧引之而達推行而恆返諸心而藥夔齊栗質諸鬼神而無貳爾心孟子之所謂良知良能則如此也

天地之塞成吾之體而吾之體不必金用天地之塞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天地之帥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則志壹動氣掛酌飽滿以成乎人道之大用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爲帥故喜怒哀樂有權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爲用

天氣入乎地氣之中而無不浹猶火之煖氣入水中也性

陽之靜也氣陰陽之動也形陰之靜也氣決形中性決氣
中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形之撰氣也形之理則亦性也
形無非氣之凝形亦無非性之合也故人之性雖隨習遷
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絲此
念之耳目口體髮膚皆爲性之所藏日用而不知者不能
顯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之察上下于吾身求之自見
矣

主一之謂敬非執一也無適之謂一非絕物也肝魂肺魄
脾意腎志心神不分而各營心氣交輔帥氣充體盡形神
而恭端以致于有所事敬一之實也

無心而往安而忘之曰適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

耳

靜無而動有周子天下皆靜無而動有也奚以聖人爲靜

無而不昧其有則明遠動有者有其靜之所涵感而通而
不緣感以生則至正乃以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

顏子好學知者不逮也伊尹知恥勇者不逮也志伊尹之
志學顏子之學善用其天德矣

世教衰民不興行見不賢而內自省知恥之功大矣哉

見不賢而內自省求己嚴則爲之難爲之難則達情而無
過量之求亦可以遠怨矣

攻人之惡則樂察惡樂察人之惡則惡之條理熟厲薰心
矣愼之哉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德無不備矣誠未至者奚以學之邪默而識之學而不
厭誨人不倦所以行殊塗極百慮而協于一也

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故曰無思本也
周子物本然也義者心之制思則得之故曰思通用也周
子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無所庸其思慮者也順
事沒圖內也思則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億則思其
思之不至耳豈禁思哉

大匠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巧者聖功也博求之事
物以會通其得失以有形象無形而盡其條理巧之道也
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過之

修辭立其誠無誠之辭何以修之哉修辭誠則天下之誠
立未有者從此建矣已有者從此不易矣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誠也

良其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之道焉耳觀盟
而不薦非薦之時然而必盟也觀我生君子而後可无咎
觀其生君子而後可无咎不然咎矣內不見己外不見人
而後得所止焉其爲天理也孤矣憂世之將剝而不與嘗

試其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以爲德則且與之爲嬰兒知之益明而益困矣長觀同道故君子尤難言之

履德之基也集義素履也宜兄弟樂妻子而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德行之所謂和而至也九卦以處憂患而此爲基君子坦蕩蕩修此故也

見道義之重則外物爲輕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周子純乎其體道義者天下莫匪道義之府物不輕矣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泛然而以銖塵揮斥之也處貧賤患難而不易其官天地府萬物之心則道義不息于已

而已常事矣

獨知炯于眾知晝氣清于夜氣而後可與好仁惡不仁
知地之在天中而不知天之在地中惑也山川金石堅弱
渾淪而其中之天常流行焉故濁者不足以爲清者病也
以濁者爲病則無往而不窒無往而不疑無往而不憂安
汝止惟幾惟康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無所窒也奚憂疑之有哉

言幽明而不言有無

張子

至矣謂有生于無無生于有

皆

論

不得謂幽生于明明生于幽也

論至則戲論絕

幽明者闔闔之

影也故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一

天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消剛柔
 動矣此分而為二倍而為四參而為六剖而為八參乘四
 而為十二五乘六而為三十十二三十相乘而為三百六
 十皆加一倍之定體也 邵子 知其說者知天地之自然而
 已若夫鼓之以雷霆 震 潤之以風雨 巽 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 坎離 乾道成男 艮 坤道成女 兌 交相摩盪而可大可久
 之業著焉則未可以破作四片破作八片之例例矣以例
 例神化因其自然而喪其七豔天下之理奚以得而人焉
 足以成位于中乎

吉凶得失生死知為天地之常然而無足用其憂疑亦可

以釋然矣釋然之餘何以繼之繼之以惡而爲餘食贅行繼之以善而亦爲餘食贅行憂疑自此積矣知者不惑仁者不憂惟其不于吉凶生死而謀道矣

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言龜無毛言大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說成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

尋求而不得則將應之曰無姚江之徒以天天下之尋求而不得者眾矣宜其樂從之也

不略于明不昧于幽善學思者也

畫前有易無非易也無非易而含畫以求之于畫前不已
愚乎畫前有易故畫生焉畫者畫其畫前之易也

兩端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也

張子言

不窒虛知虛之皆實靜者靜動非不動也聚于此者散于
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濁入清而體清清入濁而妙濁而後
知其一也非合兩而以一爲之紐也

節者中之顯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未有節者存則發
而中者誰之節乎豈天下之有節乎是從其白于外之說
矣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張子曰大和所謂道卓矣雖畫

怒哀樂之未發而參前倚衡莫非節也充氣以從志凝志以居德庶幾遇之闐寂空寂者失之遠矣迫發而始慎之必有不審不及之憂

無不敬慎其動也儼若思靜而存也安定辭立誠干天下也儼若思于是而有思則節無不中矣仁之熟也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奚以思之哉儼若思之謂也旁行而不流安止而幾其功密矣夫

特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嘗試之強通其所不通則私故聖人毋意卽天下而盡其意知以確然于一則公故君子誠意誠意者實其意也實體之之謂也

意虛則受邪忽然與物感通物投于未始有之中斯受之矣誠其意者意實則邪無所容也意受誠于心知意皆心知之素而無孤行之意故曰無意慎獨者君子加謹之功善後以保其誠爾後之學者于心知無功以無善無惡爲心知不加正致必始專恃慎獨爲至要過之而不勝過危矣卽過之已密但還其虛虛又受邪之壑前者撲而後者熨矣泰州之徒無能期月守者不亦宜乎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聖學提綱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後世學者之通病益釋氏之說暗中之以七識爲生死妄本七識者心也此本一

廢則無君無父皆所不忌嗚呼舍心不講以誠意而爲玉
鑰匙危矣哉

求放心則全體立而大用行若求放意則迫束危殆及其
至也逃于虛寂而已

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故德不孤必有鄰灼然有其幾而不
可以臆測無他理氣相涵理入氣則氣從理也理氣者皆
公也未嘗有封畛也知此則亦知生死之說存事沒圖之
道也

言凶悔吝生子動畏凶悔吝而始戒心于動求其坦蕩蕩
也能乎哉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待平旦之氣而後好惡與人相近危矣危矣不幸而僅有此可不懼哉

死生晝夜也梏之反復則夜氣不足以存故君子曰終則終有始天終小人曰死終行也

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塞乎天地之間則無可爲氣矜矣閒來無事不從容無可爲氣矜者也蓋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後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變皆順乎物則者也何善如之哉測性于一區擬性于一時所言者皆非性也惡知善

命曰降性曰受性者王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

性之曰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量爲胎元之說者其人如陶器乎

成性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性不息矣謂生初之僅有者方術家所謂胎元而已

感而後應者心得之餘也無所感而應者性之發也無所感而與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然後感而動焉其動必中不立私以求感于天下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鬼謀也天化也非人道也誠不必豫待感而通惟天則然下此者草木禽蟲與有之蒼蠅之靈是也

大匠之巧莫有見其巧者也無感之興莫有見其興者也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壽過去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豫未
來也舍其過去未來之心則有親而不能事況天下之盡
齷齪者乎

孩提之童之愛其親親死而他人字之則愛他人矣孟子
言不學不慮之中尚有此存則學慮之充其知能者可知
斷章取此以爲眞而他皆妄洵夏蟲之于冰也

賢以忠信爲美德以好學爲極絕學而游心于虛吾不知
之矣導天下以棄其忠信陸子辭倡之也

天下何思何慮則天下之有無非思慮之所能起滅明矣

妄者猶惑焉

有不善未嘗不知豫也知而未嘗復行豫也誠積于中故
合符而來者覺誠之者裕于用苟安驅而之善也輕

聞善則遷見過則改損道也而非益不能無十明之龜爲
之寶鑑則奚所遷而又惡得其改之道哉憚于道則憚于
改矣

水之爲漚爲冰激之而成變之失其正也漚冰之還爲水
和而聲也人之生也孰爲固有之質激于氣化之變而成
形其死豈也過其和而得釋乎君子之知生者知良能之
妙也知死知人道之化也奚漚冰之足云

張子亦有漚冰
之喻朱子謂其

近釋
氏

至于不可謂之爲無而後果無矣既可曰無矣則是有而無之也因耳目不可得而見聞遂蹀言之曰無從其小體而蔽也善惡可得而見聞也善惡之所自生不可得而見聞也是以蹀言之曰無善無惡也

我戰則克慎也祭則受福慎福福者禮成而敏知神享之君子以爲福莫大焉慎于物慎于儀慎于心志壹氣合雖雖肅肅不言而靡爭則禮成而敏神斯享焉疾風雷雨不作災言不生氣志之感盛孝子之養成矣君子之所謂福

也若春秋所記仲遂叔也皆人壽也

事人誠而已矣正已而無求于人誠也誠斯上交不諂下
交不瀆故子路問事鬼神而夫子以事人告之盡其敬愛
不妄冀求必無非鬼而祭之諂再三不告之瀆無他不以
利害交鬼神而已

道莫盛于趨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極于俄頃之動靜云
爲以與物接莫不有自盡之道時馳于前不知乘以有功
逮其失而後繼之以悔及其悔而當前之時又失矣故悔
者終身于悔之道也動悔有悔終身于葛藟往而卽新以
盡其乾惕然後得吉焉故曰吉行吉在行也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新而趨時爾以向者之過爲悔

于是而有遷就補綴之術將終身而僅給一過也

人役而恥爲役如恥之莫如爲仁若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善用其恥矣夫唯不以悔累其心也

于不可恥而恥則移其良恥以從乎流俗而恥蕩然矣故曰知恥者知所恥也

一以貫之聖人久大之成也曲能有誠聖功專直之通也未能卽一旦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強推而通之也尋繹其所已知敦篤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之熟則仁之全體現仁之全體旣現則一也

羣龍無首故一積眾精以自彊無有遺也有首焉則首一

矣其餘不一也然後以一貫之不然者而強謂之然不應者而要億其應佛老以之皆以一貫之之術也

主靜以言乎其時也主敬以言乎其氣象也主一以言乎其量也攝耳目之官以聽于心盈氣以充志旁行于理之所昭著而不流雷雨之動滿盈而不先時以發三者之同功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速見之慧物之始生也形之發知皆疾于人而其終也鈍人則具體而備其用形之發知視物而不疾也多矣而其既也敏孩提始知笑旋知愛親長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

也君子善義之則耄期而受命

程子謂雞雛可以觀仁觀天地化機之仁也君子以之充仁之用而已

佛老之初皆立體而廢用用既廢則體亦無實故其既也體不立而一因乎用莊生所謂寓諸庸釋氏所謂行起解滅是也君子不廢用以立體則致曲有誠誠立而用自行遠其用也左右逢原而皆其真體故知先行之之說非所取信也說命曰非知之艱惟行之難次第井然矣

百物不廢故懼以終始于物有廢偷安而小息亦爲之欣然學書之大害也人欲習滯大理未通介然而苦觀于極

枯其幾可乘而息肩之心起矣危矣哉懼以終始故憤百
物不廢故樂憤樂互行陽陽之才各盡則和和而後與道
合體

極深而研幾有爲己爲人之辨焉深者不聞不見之實也
幾者隱微之獨也極之而無間研之而審則道盡于己而
忠信立忠信立則志通而務成爲己之效也求天下之深
而極之迎天下之幾而研之徹徹以爲人而喪己違其下
流欲無爲權謀術數之淵藪不可得也

言無我者亦于我而言無我爾如非有我更孰從而無我
乎于我而言無我其爲淫遁之辭可知大抵非能無我特

欲釋性流情恣輕安以出入爾否則情歸之氣者未至而
毫及之者也公者命也理也成之性也我者大公之理所
凝也吾爲之子故事父父子且然況其他乎故曰萬物皆
備于我有我之非私審矣迭爲賓主亦饗舜堯之無我也
春秋書歸鄆謹龜陰之田自序其績孔子之無我也無我
者爲功名勢位而言也聖人處物之大用也于居德之體
而言無我則義不立而道迷

有性之理有性之德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卽天地萬物之
理論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義禮知渾然大公不容以
我私之也性之德者吾既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統天

而首出萬物論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當體之知能爲不
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效乎志以爲撰必實有我以受
天地萬物之歸無我則無所凝矣言無我者酌于此而後
不徇辭以賊道

魚在于渚或潛于淵逐物者不能得也故君子爲己而天
下之理得矣

耳目口體互相增長以爲好惡則淫矣淫于眾人之淫習
舍己而化之則溺矣耳目口體各止其所節自具焉不隨
習以遷欲其所欲爲其所爲有過則知而節可見矣良其
行不雜其身非身也不于身獲之行其庭不見其人身

非人也不于人見之能止其所過惡之要也循而持之安而中節耳順從欲不踰矩自此馴致

已十九而非己也天下善人恆少不善人恆多諛而淫邪而遁私欲私意不出于顯而迭爲日新喜其新而驚爲非常之美驚喜移情而遂據爲己之畛域故曰習與性成苟能求其好惡之實而不爲物遷雖不卽復于禮不遠矣故曰爲仁繇己

佛老之言能動錫堯而警之然芻蕘可詢而佛老不可詢何也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但好爲師則無父無君皆可不恤芻蕘無爲師之心也以芻蕘視佛老而奪其爲師之說

可也片辭有採于其爲師之說隱惡而揚善不可也隱惡揚善則但得其爲師之邪而不知用其芻蕘也

不出于頌一問而已矣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間也盡用其視聽心思于利害則頌超于利害則如日月之明離于重雲之中光明赫然不可涯量

因得失而有利害利害生而得失隱昏也不昧于利害之始則動微而吉先見笑利害之足憂馳驅于生死之塗孰爲昇之殼中乎

待物感之不交而後欲不妄待聞見之不雜而後意不私難矣哉故爲二氏之學者未有能守之終身者也推而極

之乎其意之萌未有能守之期月者也

以天下而試吾說玩人喪德之大者也盡其才以應天下
發已自盡循物無違奚技倆之可試哉

爲因物無心之教者亦以天下而試吾無心之技倆者也
無所不用其極之謂密密者聖人之藏異端竊之以爲詭
禮

氣者理之依也氣盛則理達天積其健盛之氣故秩敘條
理精密變化而日新故天子之齊日膳大牢以充氣而達
誠也天地之產皆精微茂美之氣所成人取精以養生莫
非天也氣之所自盛誠之所自凝理之所自給推其所自

來皆天地精微茂美之化其醞釀變化初不喪其至善之
用釋氏斥之爲鼓粥飯氣道家斥之爲後天之陰悍而愚
矣

先天而天弗違人道之功大矣哉邵子乃反謂之後天
知見之所自生非固有非固有而自生者日新之命也原
知見之自生資于見聞見聞之所得因于天地之所昭著
與人心之所先得人心之所先得自聖人以至于夫婦皆
氣化之良能也能合古今人物爲一體者知見之所得皆
天理之來復而非外至矣故知見不可不立也立其誠也
介然恃其初聞初見之知爲良能以知見爲客感所謂不

出于頴者也矣悲夫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師而道不同無忌憚之小人不相師而所行若合符節道理一而分殊不學不慮因意欲而行則下流同歸也謂東海西海此心此理之同者吾知其所向矣

上天下地曰宇往來古今曰宙雖然莫爲之郭郭也惟有郭郭者則旁有質而中無實謂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積而成乎久大者也二氣細縑知能不舍故成乎久大二氣細縑而建順章誠也知能不舍而變合禪誠之者也謂之空洞而以虛室觸物之影爲良知可乎

不玩空而喪志不玩物而驕德信天地之生而敬之言性道而能然者鮮矣

病則喜寂哀則喜愍喜者陽之舒寂愍者陰之慘陰勝而奪其陽故所喜隨之而移于陰非病與哀則小人而已矣帝出乎震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樂在其中矣故曰吾未見剛者喜流于陰柔而以响沫爲仁以空闔爲靜者皆女子小人之道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器之用也君子之所貴者道也以誠體物也車器云乎哉

無心而待用者器而已矣鏡與衡皆器也君子不器而謂

聖人之心如鏡空衡平可乎鏡能顯妍媸而不能藏往衡能測輕重而隨物以輕重本無故也明其如日乎維明以照于四方也平其如水乎維心亨行險而不失其信也繼恆也信恆也有恆者聖功之藏也

道遠人則不仁

張子

夫孰能遠人以爲道哉楊墨佛老皆

言人也誕而之于言天亦言人也特不仁而已矣人者生也生者有也有者誣也禮明而樂備教修而性顯徹乎費隱而無不貫洽之謂仁竊其未有之幾舍會通之典禮以邀變合往來之幾斯之謂遠人已耳

謙言君子有終君子望道未見而愛人不忍傷之故能有

終小人欲取固與柔遜卑屈以行其鉤致之術固始于謙
恆者終于行師謙不終矣謙者仁之不容已而或流于忍
故戒之

先難則憤後獲則樂地道無成順之至也獲與否無所不
順其樂不改則老將至而不衰今之學者姚江速期一悟
之獲其而獲其所獲遂恣以俟樂佚樂之流報以龜寇隨
歸之感老未至而老及之其能免乎

誠則形形乃著聖有成形于中規模條理未有而有然後
可畫見而明示于天下故雖視不可見聽不可聞而爲物
之體歷然矣當其形也或謂之言語道斷猶之可也謂之

心行路絕可乎心行路絕則無形無形者不誠者也不誠非妄而何

名之必可言言或有不可名者矣言之必可行行或有不
容言者矣能言乎名之所不得限則修辭之誠盡矣能行
乎言之所不能至則藏密之用備矣至于行而無所不達
行所不達者天也非人之事也天之事行不達而心喻之
心止矣故盡心則知天放其心于心行路絕者舍心而下
從乎意以遷流者也志神策交竭其才篤實以發光輝謂
之盡心

不識無迹之可循不能爲之名也不知不豫測其變也知

能日新則前未有名者禮緣義起俟命不貳則變不可知者冥升不息以斯而順帝之則乃無不順也識所不逮義自喻焉况其識乎知所不豫行且通焉况其知乎此文王之德之純也非謂細識泯知而後帝則可順也

誠于爲則天下之亶亶者皆能生吾之心物無非天象也變無非天化也吉凶得失享利晦吝無非天教也或導之以順或成之以逆無不受天之詔故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啟羨誠于爲而已矣

天縱故善聖人緝故熙人能有極則曲能有誠而形著明矣

能一能十非才之美者也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其才不
可及矣得天之健故不倦得地之順故不厭好學力行知
恥皆秉此以爲德其有恆者生知安行者也

吉凶成敗皆有自然之數而非可以人力安排澹于利欲
者廓其心于俯仰倚伏之間而幾矣乃見僅及此而以億
天理之皆然遂以謂莫匪自然而學問思辨篤行皆爲增
益而與天理不相應是以利之心而測義也陋矣故人心
不可以測天道道心乃能知人道言自然者雖極觀物知
化之能亦盡人心之用而已盡其心者盡道心也

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循乎地中相其所歸卽以氾濫之

水爲我用以效濟滌之功若欲別鑿一空洞之壑以置水而冀中國之長無水患則勢必不能徒妄而已所謂鑿也言性者舍固有之節文條理鑿一無善無惡之區以爲此心之歸詎不謂之鑿乎鑿者必不能成迫其狂決巽發舍善而趨惡如崩自然之勢也

心浮乘于耳目而遺其本居則從小體心不舍其居而施光輝于耳目則從大體雖從大體不遺小體非猶從小體者之遺大體也

天不言物不言其相授受以法象相示而已形聲者物之法象也聖人體天以爲化故欲無言言者人之大用也紹

天有力而異乎物者也子貢求盡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豎指搖拂目擊道存者吾不知之矣

子孫體之傳也言行之迹氣之傳也心之陟降理之傳也三者各有以傳之無戕賊汚蝕之傳而歸之者也

但爲魂則必變矣魂日游而日有所變乃欲拘其魂而使勿變魏伯陽張平叔之鄙也其可得乎魂之游變非特死也死者游之終爾故鬼神之事吾之與之也多矣災祥險易善惡通否日生于天地之間者我恆與之矣唯居大位志至道者爲尤盛焉

惠問吉從逆凶之不差居天下之廣居者如視諸掌欲遠

見小者不能知爾

習氣熒然充滿于人間皆吾思齊自省之大用

用大則體非妄可知

勿以厭惡之心當之則心洗而蔽密矣三人行必有我師非聖人灼知天地充塞無間之理不云爾也

无妄災也災而无妄誠爲妄哉故孟子言好色好貨於王何有咎且不妄而况災乎誠者天之道也無變而不正也存乎誠之者爾

形色天性也故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毀則滅性以戕天矣知之始有端志之始有定行之始有立其植不厚而以速成期之則必爲似忠似信似廉潔者所搖仁依姑息義依

曲謹禮依便僻知依纖察天性之善皆能培栽而覆傾如物之始蒙勿但憂其稚弱正恐欲速成而依非其類則和風甘雨亦能爲之傷故曰蒙以養正養之正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則能不依流俗之毀譽異端之神變以期速獲而喪其先難故曰利禦寇

誠而成之樂也不言而信禮也樂存乎德禮存乎行而樂以養德禮以敦行禮樂德行相爲終始故君子之于禮樂不以出須去身然則無禮之則而言尙行無樂之意而言實存者其爲異端可知已

知崇法天天道必下濟而光明禮卑法地或從王事則知

光大與天繫矣天一而人之言之者三有自其與地相細
繼化成而言者有自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而言者有以空
洞無質與地殊絕而言者與地殊絕而空洞無質詎可以
知法乎法其與地細縞成化者以爲知其不離乎禮固已
卽其清晶以施光明于地者亦必得地而光明始凝以顯
不然如置燈燭于遠廊之所不特遠無所麗卽咫尺之內
亦以散而昏彼無所麗而言良知者吾見其咫尺之內散
而昏也

知者知禮者也禮者履其知也履其知而禮皆中節知禮
則精義入神且進于高明而不窮故天地交而泰天地不

交而否是以爲良知之說者物我相拒初終相反心行相戾否道也

苟志于仁矣無惡也物之感已之欲各歸其所則皆見其順而不踰矩矣惡之有灼然見其無惡則推之好勇好貨好色而皆可善無有所謂惡也疑惡之所自生以疑性者從惡而測之爾志于仁而無惡安有惡之所從生而別爲一本哉

言性之善言其無惡也既無有惡則粹然一善而已矣有善者性之體也無惡者性之用也

從善而視之見性之無惡則充實而不雜者顯矣從無惡

而視之則將見性之無善而充實之體墮矣故必志于仁而後無惡誠無惡也皆善也

苟志于仁則無惡苟志于不仁則無善此言性者之疑也乃志于仁者反諸已而從其源也志于不仁者逐于物而從其流也

體驗乃實知之

夫性之已而非物源而非流也明矣奚

得謂性之無善哉

氣質之偏則善隱而不易發微而不克昌者有之矣未有雜惡于其中者也何也天下固無惡也志于仁則知之

五行無相尅之理言尅者術家之膚見也五行之神不相

悖害

木神仁火神禮上神
信金神義水神知

充塞乎天地之間人心其尤著

者也故太虛無虛人心無無

得五行之和氣則能備美而力差弱得五行之專氣則不能備美而力較健伯夷伊尹柳下惠不能備美而亦聖五行各太極雖專而猶相爲備故致曲而能有誠氣質之偏美足以爲性病哉

乘六龍以御天位易而龍不易也乘之者不易也博學而詳說之以反約則潛見躍飛皆取諸源而給之奚隨時而無適守乎此之不審于是無本之學託于乘時觀化以逃刑而邀利其說中于人心而未流不可問也

其德不可爲首無非首也故博學而詳說之以反說約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不執一以習萬乃可行乎變化而龍德全也

統此一物形而上則謂之道形而下則謂之器無非一陰一陽之和而成盡器則道在其中矣

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器也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者道也故盡器難矣盡器則道無不貫盡道所以審器知至于盡器能至于踐形德盛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可云二也自其合則一自其分則多寡隨乎時位繁賾細密而不可破疊疊而不窮天下之數不足以紀之參差裒益莫知其眇乃見一陰一陽之云遂

判然分而爲二隨而倍之瓜分縷析謂皆有成數之不易將無執與

繼之者善也善則隨多寡損益以皆適矣成之者性也性則渾然一體而無形埒之分矣

以數言理但不于吉凶成敗死生言之則得以數言吉凶成敗死生喻義乎喻利乎吾不知之也

成章而後達成章者不雜也不躐也言顧行行顧言則不雜較然易知而易從則不黯異端者始末倏忽自救其弊以無恆人莫能執其首尾行所不可逮而姑爲之言說終身而不得成其章奚望達乎

德成而駢其具而安道廣而同其其道矣泰而不騁和而不同君子之守也惟精惟一允執其中至矣而申之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酌行四代之禮樂盛矣而申之以放鄭聲遠佞人聖人洗心退藏而與民同患邪說佞人移易心志凡民之公患也聖人不敢不以爲患若尾然自大謂道無不容三教百家可合而爲一治亦無忌憚矣

哉

謂井田封建肉刑之不可行者不知道也謂其必可行者不知德也勇于德則道凝勇于道則道爲天下病矣德之不勇禍寬博且將熾焉況天下之大乎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然匹夫匹婦欲速見小習氣之所流類于公好公惡而非其實正于君子而裁成之非王者起必世而仁習氣所扇天下買質然習欲而習惡之如暴潦之橫集不待其歸壑而與俱氾濫迷復之凶其可長乎是故有公理無公欲公欲者習氣之妄也不擇于此則胡廣譙周馮道亦順一時之人情將有謂其因時順民如李贄者矣酷矣哉

性者善之藏才者善之用用皆因體而得而用不足以盡體故才有或窮而誠無不察于才之窮不廢其誠則性盡矣多闕疑多見闕殆有馬者借人乘之

借猶請也謂有馬而自不能御

則請善御者爲調習不據所不能以激幸玩之字可見皆不訕誠以就才也充其類則知盡性者之不窮于誠矣

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教誨之道有在不屑者默而成之卷而懷之以保天地之正使人心尙知有共不知而不逮亦扶世教之一道也釋氏不擇知愚賢不肖而皆指使之見性故道賤而託之者之惡不可紀極而況姚樞許衡之自爲枉辱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案自盡之道也不可與言而不言衛道之正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必且曲道以徇之何以回天而俟後乎

皇朝通志內篇終

之歸奇二十五爲數最多老陽之歸奇十三爲數最少巽陰樂施而有餘陽吝與而不足乎至以四爲奇九爲偶尤非待審求而後知其不然也

純乾老陽之象也六位各一以天道參之以地道兩之每畫之數六六其六三十六也純坤老陰之象也六位各一以陽爻擬之三分而中缺其一左右各得二爲四六其四二十四也陽之一爲一爲三陰一二陽更爲六陰之一爲

三之二爲六之四陽實有餘陰虛不足象數皆然故紀筮之奇偶必以過揲爲正

黃鐘之律九九八十一自古傳之未有易也聞中李文利

者竊呂覽不經之說爲三寸九分之言而近人亟稱之惑矣夫所謂吹律者非取律筩而吹之也以律爲長短厚薄大小之則準以作簫管笙竽而吹之也且非徒吹之也金石土革木搏拊擊之音形模之厚薄長短輕重大小絲之多寡一準乎律言吹者統詞耳文利之愚以謂筩長則聲清筩短則聲濁黃鐘以宏大爲諸律君故其筩必短乃長者大稱之短者小稱之長大濁短小清較然易知彼惜而不察耳今俗有所謂管子刺八瑱拿畫角長短清濁具在文利雖喙長三尺其能辨此哉若洞簫之長而清則狹故也使黃鐘之長三寸九分則圍亦三寸九分徑一寸三

分狹于諸律清細必甚況乎律筭者無有旁竅頑重不舒固不成響亦何從而測其清濁哉且使黃鐘之竹三寸九分則黃鐘之絲亦三十九絲金石之製俱必極乎短小輕薄革屬腔捲必小音之么細不問而知矣乃黃鐘者統眾聲以爲君者小不可以統大薄不可以統厚短不可以統長一定之理也今欲以極乎小薄短輕者入眾樂而君長之其爲餘律所奪且不可以自宣而奚以統之邪故應鐘之律極乎短者也以之爲宮則必用黃鐘變宮之半而不敢還用黃鐘畏其偏也使其爲三寸九分則諸律可以役之而不愛其偏何云諸律之不敢役乎且天下之數減也

有涯而增也無涯減而不已則視不成形聽不成聲人未
有用之者矣故立乎長大重厚以制不踰之節漸減之則
可至于不可減而止如使立于短小輕薄以爲之制而漸
增之則愈增無已而形愈著聲愈宣復笑從而限之乎故
古之聖人極乎長大厚重之數至黃鐘而止爲之不可增
以止其淫也由是而遞減之至應鐘之變宮四寸六分七
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而止又或用其半至無射之二寸
四分四釐二毫四絲而止下此則金薄而裂竹短而瘠絲
弱而脆革小而不受桴雖有欲更減者無得而減也藉令
由三寸九分以漸而增之雖至于無窮之長大厚重而不

可復止矣樂記曰樂主乎盈盈而反黃鐘盈也其損而爲十一律反也舍聖經而徇呂覽一曲之言亦惡足與論是非哉

太極圖以象著天地之化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以數紀天地之化也可言皆化也天地之體象無不備數無有量不可擬議者天一非獨九亦非眾地二非寡十亦非蹟先儒言洪範五行之序謂水最微土最著尙測度之言耳聚則謂之少散則謂之多一最聚者也十最散者也氣至聚而水生次聚而火生木金又次之土最散者也是以塊然鈍處而無銳往旁行

堅津之用數極其散而化亦漸向于惰歸矣九聚則一也
十聚則二也天地之數聚散而已矣其實均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作者
用也五味成于五行之發用非五行之固有此味也執水
火木金土而求味金何嘗辛土何嘗甘木兼五味豈僅酸
乎稼之穡之士所作也若夫稼穡則木也以木之甘言土
言其致用者可知已區區以海水成鹽煮焦成苦徵之亦
致遠恐泥之說況云兩木相摩則齒酸金傷肌則辛痛求
味于舌而不得求之耳聞又求之膚肉不亦誕乎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風雷非昨日之

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風同氣雷同聲月同魄日同明一也抑以知今日之官骸非昨日之官骸視聽同喻觸覺同知耳皆以其德之不易者類聚而化相符也其屈而消卽鬼也伸而息則神也神則生鬼則死消之也速而息不給于相繼則天而死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雖其未消亦槁而死不能待其消之已盡而已死則未消者槁故曰日新之謂盛德豈特莊生藏舟之說爲然哉

已消者皆鬼也且息者皆神也然則自吾有生以至今日其爲鬼于天壤也多矣已消者已鬼矣且息者固神也則

吾今日未有明日之吾而能有明日之吾者不遠矣以化言之亦與父母未生以前一而已矣盈天地之間網緼化醇皆吾本來面目也其幾氣也其神理也釋氏交臂失之而冥搜索之愚矣哉

其化也速則消之速其化也遲則以時消者亦以時息也故倉公謂洞下之藥爲火齊五行之化唯火爲速大黃芩連梔檠之類皆火齊也能疾引人水穀之滋膏液之澤而化之方書謂其性寒者非也火挾火以速去則府藏之間有餘者清以適不足者枵以寒遂因而謂之寒可謂其用寒不可謂其性寒也嗚呼不知性者之不以用爲性鮮矣

夫地之命人物也有性有材有用或順而致或逆而成或曲而就牛之任耕馬之任乘材也地黃巴戟天之補梔檠芩連之瀉用也牛不以不任耕馬不以不任乘而失其心理之安地黃巴戟天之黑而潤受之于水梔檠芩連之赤而燥受之于火烏符謂其性固然豈知性者哉

藥食不終留于人之府藏化遲則益化速則損火鬱而有餘者不消則需損耳損者非徒其自化之速不能致養抑引所與爲類者而俱速故梔檠以其火引火而速去半夏南星以其滑液引人之液而速去謂梔檠涼半夏南星燥者猶墨吏貧人之國而謂墨吏貧也

內經云寒之中人巨陽先受之方術之士不知其說謂膀胱之爲府也薄寒易入焉夫繡絮之厚以禦服之者之寒豈自禦乎膀胱中虛將誰禦乎府藏之位肺最居上膀胱最下肺捷通于咽膀胱捷通于陰竅涼自上入肺先受之寒自下生膀胱先受之故感涼而孰欬必中于手太陰感寒而吳然必中于足太陽妬之二所以爲包有魚夾之五所以爲鳧陸夾也故力未足以閑邪者莫如遠邪

易言先

音嚴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以聖人之德業

而言非謂天之有先後也天純一無無間不因物之已生未生而有殊何先後之有哉先天後天之說始于園家以

天地生物之氣爲先天以水火土穀之滋所生之氣爲後天故有後天氣接先天氣之說此區區養生之瑣論爾其說亦時竊易之卦象附會之而邵子于易亦循之而有先後天之辨雖與魏徐呂張諸黃冠之言氣者不同而以天地之自然爲先天事物之流行爲後天則抑暗用其說矣夫伏羲畫卦卽爲筮用吉凶大業皆由此出文王亦循而用之爾豈伏羲無所與於人謀而文王略天道而不之體乎邵子之學詳于言自然之運數而略人事之調變其末流之弊遂爲術士射覆之資要其源則先天二字啟之也胡文定曰伏羲氏後天者也一語可以破千秋之妄矣

河圖出聖人則之以畫八卦則者則其象也上下乾坤也
一五七乾也六十二坤也乾盡乎極南而不至乎極北坤
生乎極北而不底乎極南乾皆上而坤皆下也故曰天地
定位上下奠也左右坎離也八三十坎也位乎右不至乎
左九四五離也位乎左不至乎右中五與十互相兩焉以
止而不相踰故曰水火不相射一三二兌也二四一艮也
一二互用參三四而成艮兌故曰山澤通氣兌生乎二故
位南東艮成乎二故位南西艮兌在中少者處內也而數
極乎少少則少也九六八震也八七九巽也八九互用參
六七而震巽成震自西而北而東巽自東而南而西有相

迫逐之象焉故曰雷風相薄震成乎八故位東北巽成乎九故位西南震巽在外長者處外也而數極乎多多則長也朱子曰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一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震艮亦此謂與

河圖明列八卦之象而無當于洪範雜書順布九疇之敘說見尚書禘疏而無肖于易劉牧託陳搏之說而倒易之其妄明甚牧以書爲圖者其意以謂河圖先天之理雜一後天之事而圖家所云東三南二還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正用雜書之象而以後天爲嫌因易之爲河圖以自旌其先天爾狂愚不可瘳哉

闕家之言入左旋日月五星右轉爲天所運人見其左耳
天日左行一周日日右行一度月日右行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五星之行金水最速歲一小周火次之二歲而一
周木次之十二歲而一周故謂之歲星土最遲二十八歲
而始一周而儒家之說非之謂闕家之以右轉起算從其
簡而逆數之耳日陽月陰陰之行不宜踰陽日月五行皆
左旋也天日一周而過一度天行健也日日行一周天不
及天一度月日行三百五十二度十九分度之十六七十
五秒秒月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說始于張子
而宋子韙之夫七曜之行或隨天左行見其不及或迎天

右轉見其所差從下而窺之未可辨也張子據理而論伸
口以排月初無象之可據唯陽健陰弱之理而已乃理自
天出在天者卽爲理非可執人之理以強使天從之也理
一而用不齊陽剛宜速陰柔宜緩亦理之一端耳而謂凡
理之必然以齊其不齊之用又奚可哉且以理而求日月
則亦當以理而求五星日月隨天而左則五星亦左矣今
以右轉言之則莫疾于金水而莫遲于土若以左旋言之
則是鎮星日行一周而又過乎周天者二十八分度之二
十七矣謂天行健而過土亦行健而過乎是七曜之行土
最疾木次之火次之金水日又次之其劣于行唯月而

巳金水與日並驅而火木土皆踰于日此于日行最速大陽健行之說又何以解邪曰夫也月妻也妻一夫得矣日月父母也五星子也子疾行而先父又豈理哉陰之成形凝重而不敏于行者莫土若也土最敏而月最鈍抑又何所取乎故以理言天未有不窮者也姑無已而以理言日火之精月水之精也三峽之流晨夕千里燎原之火彌日而不踰乎一舍五行之序水微而火著土尤著者也微者輕疾著者重遲土愈著而愈鈍矣抑水有質火無質日月非有情于行固不自行大氣運之也有質者易運無質者難運難易之分疾徐因之陽火喜紆而陰水怒決陰之不

必遲鈍于陽明矣然此姑就理言之以折陽疾陰遲之論耳若夫天之不可以理求而在天者卽爲理故五緯之疾遲水金火木土以爲序不必與五行之序合況木以十二歲一周歲歷一次故謂之歲星使其左旋則亦一日一周天無所取義于歲矣以心取理執理論天不如師成憲之爲得也

謂日行當敏月行當鈍東西之度旣爾南北之道何獨不然乃日之發斂也黃道一歲而一終自冬至至于夏至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始歷四十七度八千六十分按時若月之發斂也二十七日二千一百二十二分圓法

二十四秒南出乎黃道之南北出乎黃道之北者五度十七分有奇蓋不及乎一歲者十一日四千五百三十二分有奇而已十三經天矣其自最北以至最南纔十三日六千六十一分一十二秒而已過乎太陽一百八十二日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所歷之道則是太陰南北行之疾于日者十三倍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南北發斂月疾于日既無可疑而獨于東西之行必屈爲說以伸日而抑月抑爲不知通矣

遠鏡質測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上最居上蓋凡行者必有所憑憑實則速憑虛則遲氣

漸高則漸益清微而憑之以行者亦漸無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則漸緩月之二十七日三十一刻新法大略而一周土星之二十九年一百五日有奇亦新法大略而一周實有其理而為右轉亡疑已西洋國家既能測知七曜遠近之實而又竊張子左旋之說以相雜立論蓋西夷之可取者唯遠近測法一術其他則皆剽襲中國之緒餘而無通理之可守也

古之建侯者有定土疆而無定爵宋公也秦伯也而微仲秦仲以字稱是二君之爵視大夫耳齊侯也而丁公稱公當周制初定之時應無僭諡則嘗進爵而公矣春秋進退

諸侯用周道爾非若綱目莽大夫之爲創筆也

其君從苟簡而用夷禮其國之俗未改則狄其君不狄其國故滕杞稱子而國不以號舉其政教風俗化于夷而君不降禮則狄其國不狄其君故秦不貶其伯而以號舉吳楚越兩用之盡乎夷之辭以其禮壞而俗惡也

未濟男之終也歸妹女之窮也緣此二卦中四用爻皆失其位而未濟初陰而上陽歸妹初陽而上陰上者終窮之位也離乎初則不能生至乎上則無所往矣周易以未濟終京房所傳卦變以歸妹終蓋取諸此乃以循環之理言之陽終而復之以陽化之所以不息陰窮而復之以陽則

陰之絕已曠矣故未濟可以再起乾而歸妹不能此周易之所以非京房之得與也

京房八宮六十四卦整齊對待一倍分明邵子所傳先天方圖蔡九峰九九數圖皆然要之天地間無有如此整齊者唯人爲所作則有然耳圍而可規方而可矩皆人爲之巧自然生物未有如此者也易曰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可典可要則形窮于視聲窮于聽卽不能體物而不遺矣唯聖人而後能窮神以知化

唯易兼十數而參差用之大極一也奇偶二也三畫而小成三也揲以四四也大衍之數五十五也六位六也其用

四十有九七也八卦八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九也十雖不用而一卽十也不倚于一數而無不用斯以斡闡天地而不過大元用三皇極經世用四潛虛用五洪範皇極用九固不可謂三四五九非天地之數然用其一廢其餘致之也固而太過廢之也曠而不及宜其乍合而多爽也皇極經世之旨盡于朱子破作兩片之語謂天下無不和對待者耳乃陰陽之與剛柔太之與少豈相對待者乎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有是氣則成是質有是質則具是氣其可析乎析之則質爲死形而氣爲游氣矣少卽太之釋也太卽少之老也將一人之生老少稱爲二人乎自稱至老

漸移而無分晷之涯際將以何一日焉爲少之終而老之始乎故兩片四片之說猜量比擬非自然之理也

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數去氣盈朔虛不入數中亦言其大槩耳當者髣髴之辭也猶云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非必物之數恰如此而無餘欠也既然則數非一定固不可奉爲一定之母以相乘相積矣經世數十二之又三十之但據一年之月一月之日以爲之母月之有閏日之有氣盈朔虛俱割棄之其母不眞則其項之所差必甚自四千三百二十以放于坤數之

十萬計是市僧家收七去三之術也而限天地積微成

章之化其足憑乎

京房卦氣之說立而後之言理數者一因之邵子先天圖
圖蔡九峰九九圖圖皆此術耳揚雄太一亦但如之以其
氣治厩且粗疏而不審況欲推之物理乎參同契亦用卦
氣而精于其術者且有活子時活冬至之說明乎以圖
合之不親也何諸先生之墨守之也邵子據數往者順知
來者逆之說以爲卦序乃自其圖圖一之自復起午中五
坤爲子半皆左旋順行未嘗有所謂逆也九峰分二十一
爲八節每節得十而冬至獨得十一亦與太元贊立時
二贊均皆無可奈何而姑爲安頓也

宋熙寧中有鄭夫者著書談易變曰坤一變生復得一陽
二變生臨得二陽三變生泰得四陽四變生大壯得八陽
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六變生歸妹此當云生漸得三十二
陽乾一變生姤得一陰二變生遯得二陰三變生否得四
陰四變生觀得八陰五變生剝得十六陰六變生歸妹得
三十二陰同時有秦玠者附會豔稱之謂其洩天地之藏
爲鬼神所譴成宏中桑通判說矜傳以爲神祕皆所謂一
隅窺天者耳其云二四八十六三十二者謂其所成之卦
也一陽卦卽復也一陰卦卽姤也得者謂其旣得也二陽
卦復師也二陰卦姤同人也四陽卦復師臨升也四陰卦

始同人遯无妄也以次上變上下推移則三十二卦各成而備乎六十四矣其說亦卦氣之流耳何所盡于天地之藏而玠與悅乃爲之大言不慙至是邪三十二卦陰三十二卦陽又卽邵子一破兩片之旨乃玠又云西都邵雍所不能知不亦誣乎夫又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則邵子亦嘗言之矣父母而有二是二本矣以復姤爲小父母者自其交構而言之元家最下之說也且以一陽施於陰中謂之父似矣一陰八陽中謂之母其于施受翕闔多寡之義豈不悖哉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施地生父母之道皆于復見之一陽父也五陰母也姤者殺之始

何足以爲萬物之母哉故婚之象曰勿用取女初六日麗
系乎蹢躅其不足以當母儀明矣

水生木一生三也則老子一生二之說不行矣木生火三
生二也則老子二生三之說不行矣火生土二生五也土
生金五生四也則邵子二生四之說不行矣金生水四生
一也則邵子四生八之說不行矣天地之化迭相損益以
上下其生律呂肖之而微有變通要非自娶而散以之手
多而不可卷自散嚮娶以之于少而不可舒也

五行生克之說但言其氣之變通性之互成耳非生者果
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敵也克能也制也效能于彼制而成

之術家以克者爲官所克者爲妻尙不失此旨醫家泥于其說遂將謂脾彊則妨腎腎彊則妨心心彊則妨肺肺彊則妨肝肝彊則妨脾豈人之府藏日構怨于胸中得勢以驕而卽相凌奪乎懸坐以必爭之勢而瀉彼以補此其不爲元氣之賊也幾何哉

證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則水漬火焚不當壞木矣證木克土以草樹之根蝕土則凡孳息其中者皆傷彼者乎土致養于草樹猶乳子也子乳于母豈刑母耶證土克水以土之堙水則不流是鯀得順五行之性而何云汨亂土壅水水必決土劣于水明矣證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燠

水矣非水之定勝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湯彼此相函而固不相害也證火克金以冶中之銷鑠曾不如火煬金流流已而固無損固不似土蘊水漬之能蝕金也凡爲彼說皆成戲論非窮物理者之所當信故曰克能也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之化其消其息不可以形迹之增損成毀測之有息之而乃以消之者有消之而乃以息之者無有故常而藏用密是故化無恩怨而天地不憂柰何其以攻取之情測之

水之爲體最微而其爲利害最大要其所以利者卽其所爲害也愚嘗謂不貪水之利則不受水之害以黃河漕者

進寇于庭而資其刃以割雞也吾鄉大司馬劉舜咨先生所著河議言之娓娓矣乃天子都燕則漕必資河以要害之燕固不可爲天子之都無粟而懸命于遠漕又因之以益河患豈仁且知者之所擇取哉

以都燕爲天子自守邊尤其恃者獨不聞孤注之說乎西周扼西陲而北狄日逼東遷以後委之秦而有餘彌與之近則覬覦之心彌劇豔而伎也豔伎動于寇心而孤注之勢又成不亦危乎天子所恃以威四夷者太上以道其次以略未聞恃一身兩臂之力也徒然率六軍而望哺于萬里以導河而爲究徐憂自非金源蒙古之習處苦寒何爲

總此哉

郊以事天社以事地禮有明文古無仇地于天而郊之之禮天之德德地之德養德以立性養以適情故人皆養于地而不敢仇之以同于天貴德而賤養崇性而替情也人同性也物各養也故無可分之天而有可分之地天主氣渾淪一氣而無疆埒地主形居其壤食其毛其地之人卽其人之地矣是以惟天子統天下而後祀天若夫地則天子社之諸侯社之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置社無不可祀也無不可祀而天子又奚郊邪天子諸侯自立社又爲民立社自立社者無異于民之自社也爲民立社天子止社其

畿內而不及侯國諸侯社其國中而不及境外分土之義也性統萬物而養各有方也地主形形有廣狹而祀因之形有崇卑大小而秩因之故五嶽四瀆秩隆于社今乃剗立皇地祇至尊之秩而嶽瀆從祀則不知所謂地祇者何也豈槃九州而統以一祇乎山澤異形燥濕異形墳植異形墟黎異形草穀異產人物異質則其神亦異矣而強括之以一是爲皇地之名者誣亦甚矣周禮夏至合樂方澤之說肆習社稷山川祀事之樂耳非謂祀也後世不察于性情德養之差形氣分合之理陰陽崇卑之別抗北郊以擬天下伐上臣下君亂自此而生乃紛紛議分議合不愈

饋也乎

繼父之服不知其義所自出繼父者從乎母而親者爾從母而親者莫親于外祖父母其服之也小功而已而同居繼父之服期何獨私于母之後夫哉卽其爲營寢廟修祭祀亦朋友通村之等營寢廟修祭祀其財力爲之也古者母之服期母之後夫亦期焉從服者視所從而無殺殆以伉諸尊父而尊繼母之禮與財亦禽狄之道矣孰立繼父之名因制繼父之服父其可繼乎哉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視從兄弟而小功亦野人之道也母之後夫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以朋友皆在他邦之服服之袒免焉可矣

從服因所從者爲之服不以己之暱而服之則亦不以己之嫌而已之兄弟一體之親從乎兄弟而爲兄弟之妻服庸不可乎若以嫂叔不通問爲疑乃嫌疑之際君臣男女一也未仕者從父而爲父之君服不以不爲臣不見之義爲疑而已之益所從者義之重者也嫌疑義之輕者也其生也不爲臣不見嫂叔不通問厚君臣男女之別其沒也從乎父與兄弟而服之以篤尊親之誼亦並行而不悖矣男子從乎兄弟而服兄弟之妻婦人從乎夫而服夫之兄弟今禮有善于古者此類是已

明堂之說制度紛紜大抵出于漢新垣平公玉帶之徒神

其說而附益之爾戴記明堂位不言十二室五室之制而有應門之文則亦天子之廟堂耳故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孝經稱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所謂配上帝者謂以天子之禮祀之成其配天之業也後世增大變而
以人道事天又分天與帝爲二傳以讖緯之誣說荒怪甚矣月令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之名隨月居之以聽政瑣屑煩冗擬天而失其倫不知呂不韋傳于何一曲儒以啟後世紛紜之喙乃欲創一曲房斜戶之屋幾令匠石無所施其結搆宋諸先生議復古多矣而不及明堂誠以其不典而徒煩也

月令位土于季夏惟不達于相克者相成之義疑火金之不相見而介紹之以土且以四時無置土之位弗獲已而以季夏當之爾其云律中黃鐘之宮既不可使有十三律則雖立宮之名猶是黃鐘也將令林鐘不能全應一月于義尤爲鹵莽其說既不足以立闢家又從而易之割每季之十八日以爲土王尤虛立疆畛而無實五行之運不息于兩間豈有分時垂權之理必欲以其溫涼晴雨之大較而言之則素問六氣之序以六十日當一氣爲風寒燥濕陽火陰火之別攷之氣應實有可徵賢于每行七十二日之說遠矣且天地之化以不齊而妙亦以不齊而均時自

四也行自五也蓋用截鶴補冕以必出于一轍哉 補元

亨利貞配水火金土而水不與

貞上從非水德

四序之

應雖過一土亦何嫌乎天地非一印板萬化從此刷出拘

墟者自不知耳

水之制火不如土之不爭而速素問二火之說以言化理
尤密龍雷之火附水而生得水益烈遇土則蔑不伏也土
與金雖相抱以居而塊然其不相孳乳燥濕之別久矣素
問以濕言土以燥言金皆其實也金既燥與水杳不相親
奚水之生乎兩間之金幾何而水無窮水豈待金而生邪
五行同受命于大化河圖五位渾成顯出一大治氣象現

成五位具足不相資抑不相害故談五行者必欲以四時之序序之與其言生也不如其言傳也與其言克也不如其言配也

月令及漢圖先驚蟄而後雨水漢以後圖先雨水而後驚蟄蓋古人察有恆之動于其微著可見之動于其常也正月清蟲振于地中察微者知之待著而後喻者不知也正月或雨雪或雨水雖或雨水而非其常二月則以雨水爲常驚變者不待其變之定而紀之不驗者多矣護蟄蟲之生當于其微而後生理得蘇效天時之和潤以起田功當待其常而

後人之不古若而精意泯矣

天無度人以太陽一日所行之舍爲之度天無次人以月
建之域爲之次非天所有名因人立名非天造必從其實
十有二次因乎十有二建而得名曰運刻移東西循環固
無一定之方也大寒爲建丑之中氣故以夏至十有二月
爲星紀之月而丑因從爲星紀之次斗柄所指在地之北
東隅丑方也丑所以爲星紀者一日之辰隨天左移所加
之方而爲十二時正方也東正卯西正酉上正午下正子
八方隨之以序則因卯西而立之名也故卯酉爲有定之
方而爲十二次之紀建丑之月古曆曰在子其時日方正
午加午子宿未加亥申加戌酉正加酉卯正加卯在天卯

西之位與在日卯西之時相值而中方卯而卯中方西西
酉中故曰星紀此古圖冬至日在斗大寒日在虛之所推
也自歲差之法明堯時冬至日在虛周漢以後冬至日在
斗而今日在箕三度矣治曆者不爲之通變之術仍循漢
唐之法以危十二度起至女二度爲元枵之次其辰子女
二度起至斗二度爲星紀之次其辰丑斗二度起至尾三
度爲析木之次其辰寅餘九次則是大寒之氣日在牛三
度而加丑在天之丑值日之午酉加戌卯加辰不得謂之
爲星紀矣方是月也斗柄指丑而人之以十二次分之者
乃在子不亦惑乎用今之厯紀今之星揆今之日因今之

時謂一日定今之次自當卽今冬至日在箕三度至牽牛四度爲丑牽牛三度至危六度爲子危七度至東壁三度爲亥餘九次準此歲差則從之而差所不可差者斗柄所建之方而已循是而推之則冬至日仍在丑雨水日仍在亥建丑之月卯仍卯中西仍酉中名從實起次隨建轉卽今以順古非變古而立今其尙允乎

古之爲曆者皆以月平分二十九日五十三刻有奇爲一朔恆一大一小相間而月行有遲疾未之審焉故日月之食恆不當乎朔望穀梁子未朔旣朔正朔之說由此而立而漢儒遂雜以災祥之說用相燻亂至祖沖之諗知其疏

乃以平分大略之朔爲經朔而隨之之遲疾出入于經朔之內外爲定朔非徒爲密以示察也以非此則不足以審日月交食之貞也西洋夷乃欲以此法求日而制二十四氣之長短則徒爲繁密而無益矣其說大略以日行距地遠近不等遲疾亦異自春分至秋分其行盈自秋分至春分其行縮而節以漏準故冬一節不及十五日者十五刻有奇夏一節過于十五日者七十二刻有奇乃以之測日月之食則疏于郭守敬之法而恆差若以紀節之氣至與否則春夏秋冬溫暑涼寒萬物之生長收藏皆以日之晨昏爲主不在漏刻之長短也故曰日者天之心也則自今

日日出以至乎明日日出爲一日固闢明晦之幾定于斯
焉若一晝一夜之內或長一刻或短一刻銖黍而較之將
以何爲乎日之有晝夜猶人之有生死世之有鼎革也紀
世者以一君爲一世一姓爲一代足矣倘令割周之長補
秦之短欲使均齊而無盈縮之差豈不徒爲紊亂乎西夷
以巧密誇長大率類此蓋亦三年而爲棘端之猴也

霧之所至土氣至之雷電之所至金氣至之雲雨之所至
木氣至之七曜之所至水火之氣至之經星以上蒼蒼而
無窮極者五行之氣所不至也因此知凡氣皆地氣也出
乎地上則謂之天氣一升一降皆天地之間以綱緼者耳

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從地氣之升而若見天氣之降實非此晶晶蒼蒼之中有氣下施以交于地也經星以上之天既無所施降于下則附地之天亦無自體之氣以與五行之氣互相含吐而推盪明矣天主量地主實天主理地主氣天主澄地主和故張子以清虛一大言天亦明乎其非氣也

不于地氣之外別有天氣則元家所云先天氣者無實矣既生以後元之所謂後天也則固凡爲其氣者皆水火金木土穀之氣矣實但穀氣一日胃氣未生以前胞胎之氣其先天者

乎然亦父母所資六府之氣也在已與其在父母者則何

擇焉無已將以六府之氣在吾形以內醞釀而成爲後天之氣五行之氣自行乎天地之間以生化萬物未經夫人身之醞釀者爲先天乎然以質推之彼五行之氣自行而生化者水成寒火成炁木成風金成燥土成濕皆不可使絲毫漏入于人之形中者也魚在水中水入腹則死人在氣中氣入腹則病入腹之空且爲人害况榮衛魂魄之實者乎故以知所云先天氣者無實也棲心淡泊神不妄動則醞釀清微而其行不迫以此養生庶乎可矣不審而謂此氣之自天而來在五行之先亦誕也已

邵子之言先天亦倚氣以言天耳氣有質者也有質則有

未有質者淮南子云有夫未始有無者所謂先天者此也
乃天固不可以質求而並未有氣則強欲先之將誰先乎
張子云清虛一大立誠之辭也無有先子清虛一大者也
范家謂順之則生人生物者謂絳魄聚氣絳氣立魂絳魂
生神絳神動意意動而陰陽之感通則人物以生矣逆之
則成佛成仙者謂以意馭神以神充魂以魂襲氣以氣環
魄爲主于身中而神常不死也嗚呼彼之所爲祕而不宣
者吾數言盡之矣乃其說則告子已爲之嚆矢告子曰不
得于心勿求于氣亦心使氣氣不生心之說夫既不待我
而孟子折之詳矣天地之化以其氣生我我之生以魄凝

氣而生其魂神意始發焉若幸天地之生我而有意乃竊之以背天而自用雖善盜天地以自養生也有涯而惡亦大矣故曰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釋氏之所謂六識者慮也七識者志也八識者量也前五識者小體之官也嗚呼小體人禽共者也慮者猶禽之所得分者也人之所以異于禽者唯志而已矣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則人何以異于禽哉而誣之以名曰染識率獸食人罪奚辭乎

釋道生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此亦何足爲名理而矜言之也天下其大之聲無逾于雷霆乃豈非敲空作響乎木

之有聲者其中空也卽不空者擊空向木木止空不行反
觸而鳴也舉木拔木雖竭資獲之力聲亦不生則擊木固
無聲矣釋氏之論大抵如此愚者初未置心于其際乍聞
而驚之爾如榜屨所稱耳聞梅而涎從口出之類亦復成
何義旨有血性者當不屑言亦不屑辨也

三代之政簡于賦而詳于役非重用其財而輕用其力也
賦專制于君者也制一定雖墨吏附會科文以取之不能
十溢其三四也役則先事集而後事息隨時損益固難盡
一聽吏之上下而不能悉聽于君上不爲之不可溢之數
盡取君與吏所必需于民者而備征之則吏可以遠不請

命而唯意爲調發雖重法以繩吏而彼固有辭是故先王
不避繁重之名使民逐事以效功則一國之常變鉅細皆
有期會之必赴而抑早取其追攝不逮宥促不相待之數
寬爲額而豫其期吏得裕於所事而弗能藉口於煩速其
庀具供給之日不移此以就彼吏抑無從那移而施其功
且役與賦必判然分而爲二徵財雖徑徵力雖迂而必不
斂其值以雇于公民卽勞而事有緒吏不能以意欲增損
之而勞亦有節矣知此則勑爲一條鞭之法者槩役而賦
之其法苟簡而病民于無窮非知治體者之所尚矣一條
鞭立而民不知役吏乃以謂民之未有役而可役數十年

以後賦徒增而役更起是欲徑省其一役而兩役之矣王
介甫雇役之法倡之朱英之一條鞭成之暴君者又爲哉
減公費驛遞公食之法以奪之吏而償之民奪之吏者一
而償之民者百是又不如增賦之虐民有數也

置郵之說始見於孟子而傳聞於孔子周禮無述焉意亦
衰周五百之亂政非三代之制也春秋傳魯莊公傳黍而
歸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皆軍中所置以待急迫猶今之
塘緩耳孔子所謂傳命者亦謂軍中之命令也三代之制
大夫以上皆自蓄馬有所使命自駕而行而不需于公室
士及庶人在官者之銜命則公家予之以駕而不取給于

賦役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國馬蕃于公廩無所資于民矣吉行日五十里馬力不疲適遠而不須更易駕以往者卽駕以返無用駟也諸侯之交適遠者少天子之使或達於千里之外則有軒輻之車輿輕馬良亦卽所乘以遠屆而已古之政令立法有章號令統一事豫而期有恆故日行五十里而不失期會後世有天下者起于行陳遂以軍中驛傳之法取快一時者爲承平之經制先事之不豫徵求期會之無恆馬力不足給其意欲而立法以求急疾至于魚蟹瓜果口腹之需一惟其速而取辦于驛傳天下增此一役而民困益甚矣誠假郡縣以畜牧之資使自畜

馬以供公役自近侍以至冗散皆豐具祿餼廉從各得多其播畜一切奏報徵召皆自乘以行而特給以芻秣雖乘輿之困亦取之國馬而足則賦可減役可捐而中國亦資以富彊將不待輦鑾籠茶以請命于番夷上下交益之道也開國之主一爲勑制捷于反掌非如井田封建之不易復也

張子曰日月之形萬古不變形者言其規模儀象也非謂質者質曰代而形如一無恆器而有恆道也江河之水今猶古也而非今水之卽古水燧燭之光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卽今火水火火近而易知日月遠而不察耳爪髮之日

生而舊者消也人所知也顯肉之日生而舊者消也人所
未知也人見形之不變而不知其質之已遷則疑今茲之
日月爲遠古之日月今茲之肌肉爲初生之肌肉惡是以
語日新之化哉陽而聚明者恆如斯以爲日陰而聚魄者
恆如斯以爲月日新而不爽其故斯以爲无妄也與必用
其故物而後有恆則當其變而必昧其初矣

月食之故謂爲地影所遮則當全晦而現青晶之魂矣今
月食所現之魄赤而濁異乎初生明時之魄未全晦也抑
或謂太陽閻虛所射近之矣乃日之本無閻虛于始出及
落時論之自見日通體皆明而人于正午見之若中閻虛

而光從旁發者日眩故爾日猶火也豈有中邊之異哉蓋
月之受輝于日猶中宵之鏡受明于燈也今以燈臨鏡而
人從側視之燈與鏡不正相值則鏡光以發燈正臨鏡則
兩明相衝鏡面之色微赤而猶猶月食之色也介立其中
者不能取炤于鏡矣日在下月在上相值相臨日光逼衝
乎月魄人居其中不見返暎之輝而但見紅昏之色又何
疑哉

麗法有日月之發斂而無步五星發斂之術蓋土星二十
九年有奇而始一周行遲則發斂亦微未易測也乃五星
固各有其發斂則去黃道之近遠與出入乎黃道亦各自

有其差太白于五星光芒最盛去前道近則日出而爲其
或經天晝見者去黃道甚遠則日不能奪之也然則使置
五星發斂之術以與太陽互算則太白經天亦可推測之
矣其爲休咎則亦與日月食之雖有恆度而人當其下則
爲災也等要皆爲有常之異也

鹽政開中之法其名甚美綜核而行之乍利要不可以行
遠非通計理財之大法也商之不可爲農猶農之不可爲
商也商其農徒窳其農而貧之於商農其商徒困其商而
要不可爲農問中者將使商自耕乎抑使募人以耕乎商
固不能自耕而必募人以耕乃天下可耕之人皆懷土重

遷者商且懸重利以購之則貪者舍先疇以趨遠利而中
土之腴田蕪矣不則徒使商豢游惰之農而出不能裨其
人也抑天下果有有餘之農爲可募耶則胡不官募之而
必假於商乎農出粟而使之輸金唐宋以降之弊政也商
利用金而使之輸粟則開中之弊法也顛倒有無而責非
其有貿遷于南而田廬于北人心拂而理勢逆故行之未
百年而某淇得以撓之商乃留輸數倍之金以丐免遙耕
之苦必然之勢也耕猶食也莫之勸而自勤者也強人以
耕始猶夫強人以食與不體而噉者幾何哉宜開申之不
能久也

與其開中而假手于商以懇募田也亡備徒民以實募民就徙則漸安其可懷之士矣獨疑無從得民而募徙之爾葉洪以前則而所募者爲何許人當時不畱之以爲官佃沮之罪也或者游惰而幽莽者乎乃今廣西桂平潯梧之間有獐人者習于刀耕火種勤苦耐勞徒以府江左右皆不毛之士無從得耕故劫掠居民行旅以爲食韓雍以來建開府增戍卒轉饜千里大舉小入數百年無備日斬殺徒勤而終不悛若置之可耕之士則賊皆農也或慮其曠不受募則可用雕剿之法以兵遷其一二得千許人豐給其資糧牛具安插塞下擇良將吏拊循之數年以還俾旣

有絕煖之色擇其柔魁假之職名還自相呼致行之十合
年之外府江之猶可空塞下之萊可熟矣且其人類獷悍
習戰尤可收爲墩堡之備卽因之簡兵節餼可也漢遼甌
人而八閩安中國實用此道爾他如黔蜀之苗犵可遷者
有矣毫徇郿藁之流民可耕者有矣汀邵之山民轉耕藍
麻於四方可募者有矣當國者以實心而任良吏皆爲塞
下之農也奚必開中而後得粟哉

內經之言不無繁蕪而合理者不乏靈樞經云肝藏血血
舍魂脾藏榮榮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
精精舍志是則五藏皆爲性情之舍而靈明發焉不獨心

也君子獨言心者魂爲神使意四神發魄待神動志受神攝故神爲四者之津會也然亦當知凡言心則四者在其中非但一心之靈而餘皆不靈孟子言持志功在精也言養氣功加魄也若告子則孤守此心之神爾靈樞又云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亦足以微有地氣而非有天氣矣德所不凝氣無所不徹故曰在我氣之所至德卽至焉豈獨五藏胥爲含德之府而不僅心哉四支百骸膚肉筋骨苟喻痛癢者地氣之所充天德卽達皆爲吾性中所顯之仁所藏之用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莊子謂風之積也厚故能負大鵬之翼非也濁則重清則

微天地之間大氣所蒸漸上則漸清漸下則漸濁氣濁以重則風力亦鷲氣清以微則風力亦緩然則微霄之上雖或有風微颺而已安所得積而厚哉鷲鳩之飛不能高翼小力弱須有憑以舉能乘重而不能乘輕也鵬之高也翼廣力大不必重有所憑而亦能乘也使大鳥必資厚氣以舉如大舟之須積水雖九萬里亦平地之升爾則方起翼之初加大舟之一試於淺水而早不能運何從拔地振起以得上升哉莊生以意智測物而不窮物理故宜其云然東蒼天西白天南赤天北元天於晴夕月未出時觀之則然蓋青色爾霄色者因日月星光之遠近地氣之清濁而

異非天之有殊色也自霄以上地氣之所不至三光之所不行乃天之本色天之本色一無色也無色無質無象無數是以謂之清也虛也一也大也爲理之所自出而已矣周正建子而以子丑寅之月爲春卯辰巳之月爲夏午未申之月爲秋酉戌亥之月爲冬肇春於南至而訖冬於大雪非僅以天爲統之說也子丑寅之月寒色略同卯辰巳之月溫色略同午未申之月暑色略同酉戌亥之月涼色略同因其同者而爲之一時氣之驗也自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日自極南而至乎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而至乎極北北至以後九十一日有奇自極北而返乎

赤道又九十一日有奇自赤道以至乎極南赤道中分南北大返四至而分四時天之象也一陽生於地中水泉動故曰春者蠢也雷發聲電見桃李榮故曰夏者大也一陰生反舌無聲故曰秋者孳也水始涸蟄蟲坏戶故曰冬者終也化之徵也然則周所謂四時者不可謂無其理矣既有其理而秦誓春大會于孟津又明著其文則知以建子之月爲春王正月自魯史之舊而非夫子以夏時冠周月朔亡實之文胡文定之說誠有所未審而朱子駁之宜矣蓋天之說亦就二十八宿所維繫之天而言也北極出地四十四度授時歷所測北都度數南極入地四十四度赤道之南去地七

十一度有奇耳其北去地一百一十一度有奇也則有如

斜倚於南矣其法當以赤道之中當蓋之部導蓋極也南北

二極當蓋之垂漚蓋極也既倚於南而復西轉類蓋之仄動

其說不過如此非謂盡天之體而北高南下也推其說則

北極之北經星之所不至當不得謂之天故曰天不滿西

北然則極北之蒼蒼者果何名邪此其說之窒者也抑知

以經星之天論之使以赤道爲部尊南北二極爲垂漚則

赤道之中當恆見而不隱北極出地上當以日推移而不

恆見而今反是則倚蓋之譬可狀其象而不可狀其動也

此渾天之說所以爲勝乃渾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蓋天

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則亦言天者畫一之理經星以上人無可得而見焉北極以北人無可得而紀焉無象可紀無動可徵而近之言天者於其上加以宗動天之名爲蛇足而已矣

渾天家言天地如雞卵地處天中猶卵黃雖重濁白雖輕清而白能涵黃使不墜于一隅爾非謂地之果肖卵黃而圓如彈丸也利瑪竇至中國而聞其說執滯而不得其語外之意遂謂地形之果如彈丸固以其小慧附會之而爲地球之象人不能立乎地外以全見地則言出而無與爲辨乃就瑪竇之言質之其云地周圍盡於九萬里則非有

窮大而不可測者矣。今使有至圓之山於此，繞行其六七分之一，則亦可以見其迥邈而圓矣。而自沙漠以至於交趾，自遼左以至於蔥嶺，蓋不但九萬里六七分之一也。其或平或陂，或窪或凸，其圓也安在而每當久旱日入之後，則有赤光閃青氣數股自西而迄乎天中，蓋西極之地山之或高或下，地之或侈出或缺入者爲之。則地之欹斜不齊，高下廣衍無一定之形審矣。而瑪竇如目擊而掌玩之，規兩儀爲一丸，何其陋也。

利瑪竇地形周圍九萬里之說，以人北行二百五十里則見極高一度爲準，其所據者人之目力耳。目力不可以爲

一定之微遠近異則高下異等當其不見則毫釐迴絕及其既見則脩爾尋丈未可以分數量也抑且北極之出地從平視而望之也平視則迎目速而度分如伸及其漸升至與人之眉目相值則移目促而度分若縮今觀太陽初出之影晷刻數丈至於將中則徘徊若留非其行之遲速道之遠近所望異也抑望遠山者見其聳拔蔽霄及其近則失其高而若卑失其且近而曠然遠矣蓋所望之規有大小而所見以殊何得以所見之一度爲一度地下之二百五十里爲天上之一度邪况此二百五十里之塗高下不一升降殊觀而可謂準乎且使果如瑪竇之說地體圓

如彈丸則入處至圓之上無所往而不踞其絕頂其所遠望之天體可見之分必得其三分之二則所差之廣狹莫可依據而奈何分一半以爲見分因之以起數哉彈丸之說旣必不然則當北極出地之際或侈出或缺入俱不可知故但以平線準之亦弗獲已之術也而得據爲一定邪且人之行不能一依烏道則求一確然之二百五十里者而不可得奚况九萬里之遙哉蘇子瞻詩云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王元澤有云銖銖而累之至兩必差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爲九萬里使中國有人焉如子瞻元澤者曾不

足以當其一笑而百年以來無有能窺其狂騷者可歎也
歲之有次因歲星所次而紀也月之有建因斗柄所建而
紀也時之有辰因太陽所加之辰而紀也是故十幹十二
枝之配合生焉若日之以甲子紀不知其何所因也既觀
象於天而無所因以紀則必推原於所自始而因之矣倘
無所紀又無所因將古今來之以六十甲子紀日者皆人
爲之名數而非其固然乎非其固然則隨指一日以爲甲
子奚不可哉日之有甲子因歷元而推者也上古歷元天
正冬至之日以甲子始故可因仍鱗次至於今而不爽乃
以驗之於天若以甲庚孰破候晴雨之類往往合符是以

知古人之置曆元非強用推測爲理以求天之合也郭守敬廢曆元趨簡而已曆元可廢則甲子將誰從始哉古法有似徒設無益而終不廢者天之用不一端人之知天不一道非可徑省爲簡易惟未曙於此則將有如方密之問學欲盡廢氣盈朔虛一以中氣分十二節而罷朔閏者天人之精意混矣

年與日之以甲子紀皆以曆元次第推而得之月之因乎斗柄時之因而太陽但取徵於十二次則亦但可以十二枝紀之而已若同一建寅之月孰爲丙寅孰爲戊寅同一加子之時孰爲甲子孰爲丙子旣無象數之可徵特依倚

歷元初始月時始於甲幹而推爾乃以歷元言之則冬至
月建甲子已爲歲首而今用夏正甲子之歲始於丙寅抑
甲子之建自冬至始而大雪以後卽建甲子義亦相違故
古人於月但言建某枝之月於時但言時加某枝而不繫
以天干立義精慎後世瑣瑣王遁星命之流輒爲增加以
飾其邪說非治歷之大經也

謂黃帝吹律以審音吹者吹其律之笙簫管籥也而蔡西
山堅持吹之一字以譏王朴用尺之非過矣朴用尺而廢
律固爲不可尺者律之一用耳可以度長短大小而不可
以測中之所容與其輕重且律兼度量衡而爲之準是律

爲母而尺其子也。用一子以廢羣子之母，其失固然矣。然律者要不可以吹者也。揚然洞達之笛音，從何發？卽合成音亦怒號之窳于喁之聲而已。且吹之有清濁也不盡因乎管，而因乎吹之者。洪纖舒疾之氣，今以一管易人而吹之，且以一人異用其氣而吹之，高下鴻毅固不一矣。又將何據以定中聲乎？唯手口心耳無固然之則，故雖聖人必倚律以爲程，則管不待吹，絃不待彈，鼓不待伐，鐘不待考，而五音十二律已有盡一之章。然則言吹律者，律已成樂已審而吹以驗之也，非藉吹之得聲而據之以爲樂也。用尺雖於法未金自賢於任吹者之徒，徇口耳矣。

黃道出入赤道內外之差冬至自南而反北

人在赤道北故曰反北

遲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夏至自北而之南亦初

遲後疾至於赤道則又漸向於遲唯近赤道則疾遠則漸

遲歷家測其實未明其故蓋赤道當天之中其體最高則

黃道所經亦高漸移而南北則漸降而下在天成象者清

虛而利親上故趨於高則其行利趨於下則其行滯猶在

地成形者之利於下是以二至之發斂三十秒二分之發

斂極於三十八分九十五秒也

據授時歷

謂日高故度分遠是以日行一度月下故度分近是以日

行十三度有奇亦周旋曲護陰當遲陽當疾之說爾七曜

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嫌甚矣更無已而妣配無尸即以
祖之尸攝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父已不
偷愈及此則不立尸爲猶愈也司馬程朱定所作家禮論
復古備矣而不及尸亦求之情理而不得其安也

素問之言天曰運言地曰氣運者動之紀也理也則亦天
主理地主氣之驗也故諸家之說唯素問爲見天地之化
而不滯五運之序甲巳土乙庚金丙辛水丁壬木戊癸火
以理序也天以其紀善五行之生則五行所以成材者天
之紀也土成而後金孕其中雖運而非其生土金堅立水不漫散
而後流焉水土相得金氣堅之而後木以昌植木效其才

而火麗之以明故古有無火之世兩間有無木之山積無

無金之川澤而土水不窮砂石皆金屬也自然而成者長有待而

成者惟五行之生雖終始無端而以理言之則其序如此

故知五運者以紀理也地主氣則渾然一氣之中六用班

馬而不相先後同氣相求必以類應故風木與陽火君相

得也陰熱相火與燥金相得也溼土與寒水相得也相得則

相互敵或司天或在泉兩相唱和無適先也以類互應均

有而不相制奚生克之有哉前以生克之說求之則水土

克也金火克也胡爲其相符以成哉邪理據其已成而爲

之序而不問其氣之相嬗故以土始不以水始異洪範亦不

以本始謂月非有相生之說也氣因其相得者而合風興
則火熖火烈則風生熱熖則燥成燥迫則熱盛溼蔭則寒
漸寒虛則溼聚非有相克之說也風春氣也故厥陰爲初
火熱夏氣也燥秋氣也溼寒冬氣也溼氣勝應四時之序
而不虛寄土位於中宮於以體天地之化賢於諸家遠矣
有滯理而化與物不我肖也則不得已而爲之增減以相
就如八卦配五行者木二金二土二水二火一不知水火之
何以不足木金土之何以有餘也以五行配四時者或分
季夏以居土或割四季月之十八日以居土不知土之何
以必主此一月之中與此十八日之內也抑不知季夏之

氣林鐘之律何爲當自滅以春土也唯素問天有一火地有二火之說爲不然天主理理者名實之辨均之爲火名同而實未有異故天著其象凡火皆火一而已矣地主氣氣則分陰陽之殊矣陰陽之各有其火灼然著見於兩間不相訢合不能以陰火之氣爲陽火也陽火自然之火也陽火翕聚之火也陰火不麗木而明不煬金以流不煉土以堅不遇水而息而陽火反是螢入火則焦燭觸電則滅反相息矣故知二火之說賢於木金土各占二卦之強爲增離也

五運在天而以理言則可以言性矣性著而爲五德土德

信金德義水德禮火德禮信者人之恆心自然而成諸善之長也恆心者真是非之不易而固存者也是非在我之謂義是非在物之謂知知非而存其是油然而舍之謂仁仁著於酬酢之蕃變之謂禮禮行而五德備矣故恆心者猶十幹之甲己五行之土包孕發生乎四德而爲之長也論語謂之識易謂之蘊書謂之念作聖之始功業之所謂果行育德也故通乎素問之言天者可與言德蔡伯靖言水異出而同歸山同出而異歸非也水流者也故有出有歸山峙者也奚以謂之出奚以謂之歸乎自宋以來閩中無稽之游士始舛此說以爲人營葬伯靖父子

出柔其術而朱子惑之亦大儒之疵也古之葬者兆域有
定以世次昭穆而附焉卽至後代管輅郭璞有相地之說
猶但言形勢高下未指山自某來爲龍也世傳郭璞葬經
一卷其言固自近理自嚮術者起乃竊禹貢導山之文謂
山有來去不知導山云者因山通路啟荆榛平險阻置傳
舍爾非山有流裔而禹爲分疏之也水之有出有歸往者
過矣來者續矣自此至彼駸駸以行明矣若山則互古此
上亙古此石洪濛不知所出向後必無所歸而奚可以出
歸言之彼徒見岡脊之脊一起一伏如波浪之層疊龍蛇
之蜿蜒月熒成疾猶眩者見空中之花遂謂此花有植根

有結實其安陸可笑自不待言如謂有所自起有所自止則高以下爲基可云自平地拔起至於最高之峰而止必不可云自高峰之脊而下至於邱阜也海濱最下者也必欲爲連屬之說海濱爲崑崙之祖非崑崙之行至海濱而盡一峰之積四面培壅而成亦可謂異出而同歸矣水以下爲歸山以高爲歸不易之理也況乎踞峰四望羣山雜列於地下正如陳孟賤於案彼此之各有其區域而固不相因明矣術士之說但以夸張形似誘不孝之貪夫以父母之黷髒爲媒富貴之資有王者起必置之誅而不舍之科爲君子者如之何猶聽其導於迷流邪

謂天開於子子之前無天地開於丑丑之前無地人生於寅寅之前無人吾無此遠古之傳聞不能徵其然否也謂西而無人戌而無地亥而無天吾無無窮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也吾無以徵之不知爲此說者之何以徵之如是其確也考古者以可聞之實而已知來者以先見之幾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轅以前其猶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文之不備漸至於無文則前無與識後無與傳是非無恆取舍無據所謂饑則响响飽則棄餘者亦植立之獸而已矣魏晉之降劉石之濫觴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